

■田一洁

有时候想老家了,打开监控看看也是个法子。

前不久的晚上,大概十点了,我想爸妈睡了吧,打开监控果然院子里暗暗的,院外有太阳能路灯还算不太黑,远远的栏杆外是白色的。我想了想,是梨花,三树花开得应该很满,团团幽幽有光。我把监控转过去,盯了很久,看不真切,像一个遥远的梦境。

有时候夜不深,打开监控,看见门窗都关了,偏房的小窗有灯火昏昏,也盯着看一阵。有时候看见里面电视机的光一闪一闪的,哎呀,要是能推门进去就好了。

有时候打开监控是晴天,院子里明晃晃的,地势低的地面被水泡起了皮又补过了新水泥,仔细看,久经岁月的院子有好些

■马云霖

弄丢了酸

杨梅风味核心,在于酸甜交织、汁水丰盈。自然成熟的优质杨梅,甜酸比恰到好处。而部分消费者所追求的纯甜无酸,恰恰抛弃了杨梅最本真的味觉记忆。

这让我想起过去农村的粉干加工。一把把用稻草捆扎的粉干,灰扑扑的,卖相并不讨喜。城里人不懂,自以为是地认为,粉干越白品质越好,专挑外观雪白的买。没办法,磨浆不加吊白块的农户,也只得花钱去城里买吊白块。

许多时候,市场就是这么诡谲:小部分消费者有失偏颇的口味、缺乏科学依据的眼光,带偏了水果、食品的原有味道、本真品质,生产商为了迎合市场,争先恐后地开始“科技与狠活”,祸害了消费者,到头来反噬到自己,最终形成恶性循环。

番茄不酸了,草莓没味了,杨梅甜得像蜜饯了……

这一切,都指向一个被我们遗忘已久的味觉真理:酸,不是缺陷,而是风味的灵魂。

不知何时起,酸成了水果的“原罪”:在消费端,人们被教育“越甜越好”;在种植端,果农被引导选育低酸高糖的品种;在流通端,酸味被视为“不成熟”或“品质差”的标志。

“甜”成了水果唯一的勋章。于是,一场无声的“去酸运动”悄然展开。

我们用甜度衡量一切水果,却忘了,水果不是糖果,水果的魅力恰恰在于复杂与平衡。

当酸被彻底驱逐,我们失去的,远不止那一点酸溜溜的回味。

最近媒体曝光的福建漳州“泡药杨梅”事件,像一记响亮的耳光,打醒了很多:当杨梅被折腾到纯甜无酸,统一得像工业流水线产品时,我们以为自己吃的是大地的果实,其实吃的是被现代冷链和流量算法强行续命的“工业仿制品”。

杨梅果肉由无数细嫩多汁的肉柱构成,无外皮保护,采摘时稍有不慎就会破损,流出汁水,迅速变质。杨梅水分含量极高,成熟时正值高温高湿的梅雨季,堪称霉

■陶琦

文字不孤

我曾有过一个退休计划,老了以后在家办“私塾”,指导小孩子写作,既能发挥余热,也可以作为职业,找碗饭吃。但是,计划没有变化快,随着AI时代到来,这一规划也面临巨大挑战。因为有了AI,很多人觉得再学写作就等于是受苦硬吃,但社交媒体成为主要资讯传播渠道,须比拼谁的内容更独特新奇、更抓人眼球,动态的视频、视觉上更直观的图片,显然更能吸引关注。相比起来,文字不管写得再好,都未必能引起观众的兴趣。

这不是文学和写作的作用第一次受到向难——日常生活中,人们遇到疑问困惑,也很难从文学里直接找到答案,也不提供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,更难以产生经济效益,很多人都觉得可有可无,如果懂一点固然很好,不懂也没有什么损失。实际上,文学就像中介,基本功能是用文字与读者建立情感连接,扩展深化自我经验,助人走出精神贫瘠的荒野,使人性变得更为丰富完善;写作则是引导思维训练,培养理解世间万物复杂性的过程,受益面从来都是隐性的,而不是习得即可立见变现的技能。

多年前,作家梁晓声说他一个朋友的孩子即将高考,担忧写不好作文,把孩子送到梁晓声那里,让他指点一下作文技巧。梁晓声把朋友的孩子带到菜市场转了一圈,问他看到了什么?那孩子满脸茫然,称什么也没看到。

梁晓声说,你没看到杀鱼的姑娘是和你一样的高中生,为了生活,还要出来帮父亲卖鱼;你没看到卖肉小贩和卖菜农民脸上的汗水和点钱时的喜悦神情……只须把这些零散碎片捏合到一起,就能写出一篇上好作文。写作是训练思维从混沌走向清晰,由肤浅过渡到深刻的过程,每一段物象描写、每一个观点建立和相应的逻辑梳理,都是思维成长、语言运用能力提升的隐秘训练。没有进入这个领域之前,很多人或许都不知人生还有这些层面,只有跨过了这道门槛,才会从共享的世态表象中,探索发现到之前无法领会的全新经验。

一键回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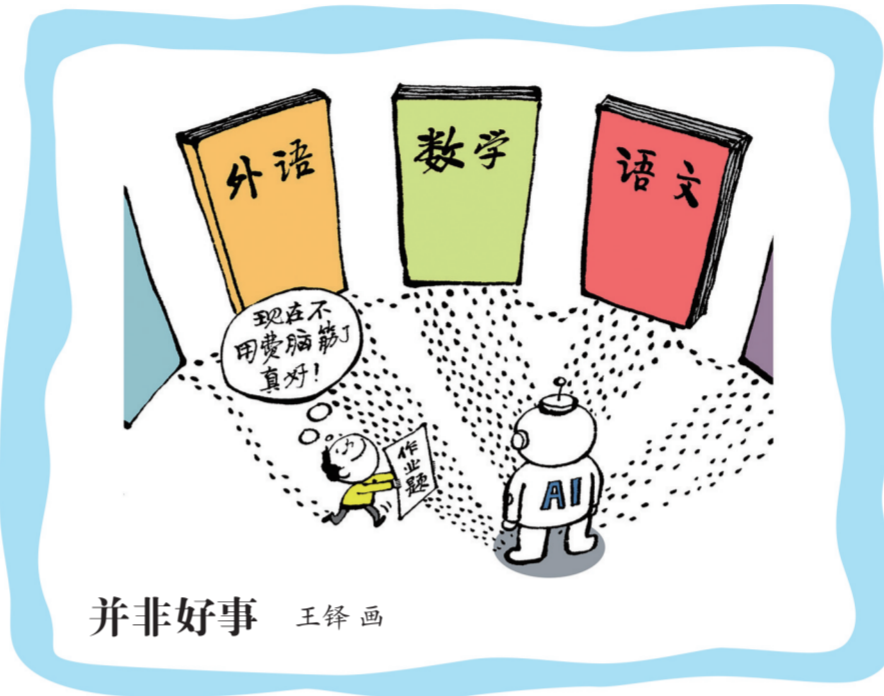
有妈那么忙,他的背没有以前直了,腿也弯着,背着手这里看看,那里看看。

猫儿也会在天晴时出现在院子里,猫原先是我养的,大肥猫估计有十六七斤,前年随着我一道回老家过暑假。我妈见我儿子一直犯鼻炎,怎么也不让我把猫带走了,此后每天给猫勤添食水。她并不爱猫,但爱她的外孙,看着到处猫毛横飞也没怨言。偶尔我打开监控叫她,她会把猫唤来,指指监控,猫有时候赏脸冲她指的方向看一眼。它一向高冷,任我在监控里喵喵地叫,没有波澜。

今早下雨,我想着老家肯定也下雨了,打开监控,果然院子里湿漉漉的,四门不开,我转了转监控,花台、庭前的老树都很阴沉,院前的玉米地罩着一层水汽,迷瞪瞪

的好像还没醒,再点,监控就不肯再转了。视野之外的情形虽然屏幕上看不到,但都在我脑子里。此时,玉米地连着的是大片的杉树林,林里雾沼沼的,空气里吊着水,再重一点,雨又要下来了,再远一点就是青山了,山朦朦地酿着雨。

我想着这雨都悬在头顶了,想必妈坐在炉子边歇了吧?我打视频给她,好一阵才通了,几棵厚朴树在旋转,最后画面定格了,我看到了她的双下巴和一地的白三七。她在扯草,这个时节的草得令了似的轰轰地追在人屁股后头长,前面还没扯完呢,后面又要扯了。我听她说话一阵一阵小,声音隔着雨披,闷闷的像这梅雨季。我说您回家待着呗,看着就又要下雨。她说,管它,农村人哪有今天晴落雨。



■刘庆明

锯板,就是把木头锯成一种木工用的粗坯材料。锯板分为带锯和圆锯盘。我不说带锯,主要说圆锯,我从事了5年用圆锯锯板的工作。

那年我从装卸队调到一家教学仪器厂,岗位是锯板,那时候有的厂子用带锯锯板,但只是少数,主要是用圆锯片锯木材。

我们使用的是90厘米的圆锯片。陈师傅是我们锯板班的锯片修理师傅。每次锯完一天的板,下班时清理好工作场地,第二天上班就要把昨天用过的锯片卸下交给陈师傅修理。所谓修理锯片,就是用一种平整的铁锤敲锯片,敲锯片不是在锯片上乱敲,是有规律地去敲,敲的力度要均匀,两面都要敲,敲到用手把锯片往里用力压,到达一定弧度,这叫压盘。敲锯片、校弧,是技术活。

那时候我24岁,有的是力气,无心去钻研这种技术活,再说陈师傅也非常保守,不愿教我们。

锯片敲的弧度好,锯木头时不会飘偏、跑偏,切木材走料笔直,不容易夹锯。

■钱国丹

每每“六一”儿童节前后,小小的我们纵情歌唱:“六月里花儿香,六月里好阳光,六一儿童节,歌儿到处唱。歌唱我们的幸福,歌唱祖国的富强……”

很好,很美,很向上。因为唱了多年,旋律和歌词已深深地刻录在我们这代人的脑海里,以至几十年过去了,许多人还能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唱出来。

今天,我漫步在我们的小区里。六月的阳光依然灿烂,六月的鲜花更艳更香了。木槿、石榴、蔷薇、玫瑰,红得那么奔放,栀子、玉兰、合欢、玉簪,香得那么醉人,而蜜蜂和蝴蝶们又舞得那么翩翩起舞……

少小时,我家突遭变故:我的父亲因冤案锒铛入狱。母亲无力养活我们四个孩子,把7岁的我寄养在县城的大舅家里。

城里到底是城里,乡下还不知多少年先锋队是何物时,城里孩子的胸前已飘舞着红领巾了。我插班到县小的二年级乙班,这个班已经有五六名光荣的少年儿童队员了。

说实在的,在家里我并不是个优秀孩子,岂止不优秀,还可以说异常顽皮:上树掏鸟窝,下河摸鱼虾,把邻家的鸡追得魂飞魄散,就因为它们偷吃了我家刚刚栽下的菜秧。上课时我爱做小动作,时不时的插嘴打诨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。做作业也不

■绍康

假借圣人之言

钱学森之子、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近期受访时,针对社交媒体上热传的“钱学森名言”:“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?”明确辟谣钱学森从未说过这句话。

饱受伪名言困扰的,远不止钱学森一人。从孔子到张爱玲,从柏拉图到尼采,从胡适到莫言,许多有影响力的名人都曾在互联网上频繁“被发声”。鲁迅堪称最早“被玩坏”的名人,莫言更是曾公开发文,在线辟谣。

其实伪造名言这一现象并非当今网络时代的特有产物,古代也有,通常被称为“托古”或“伪作”,其目的以特定特定的宣传需求。有的借重权威以广流传,例如,《黄帝内经》虽托名黄帝,实为后世医家汇编;《管子》中部分篇章亦非管仲亲著,而是后人依托其名阐述法家思想。有的断章取义、篡改原意,如康有为就借假借圣人之名写出《孔子改制考》《新学伪经考》,为维新变法进行辩护。当时康有为写出《孔子改制考》后,与晚清著名学者朱一新通信,希望获得对方的认可和支持,遭致朱一新批评:“今托于素王改制之文,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实。”

常见的伪造与托名手法,既有无中生有、完全杜撰,例如,后世大量伪托诸葛亮、刘伯温所作的预言书(《马前课》《烧饼歌》),多属此类。这些作品往往在事后被附会为“灵验”,实则多为后人根据历史结果倒推编写。还有张冠李戴,移

我的锯板工生涯

我们那台锯板机是用一台柴油机带动,锯台用钢板固定在两个平整的木板上。换锯片时,把左边锯台板抬起,台板重,一人一头,同时用力把台面抬起,如果有一人不用力,就可能致另一个人的手指被压伤。

台面中间离锯齿近的地方开一条长槽,槽里左右各有一个小木方条,也称顶块,方条外面有螺丝、螺帽,拧紧就把方条往中间顶。方条内侧面顶锯片两边,这样锯片锯板时,锯片不会跑偏。

台面上端,锯片拧在飞轮上,螺帽是反向力的,飞轮转得快,螺帽拧得越紧。靠近锯片有两个喷水小管子,一开锯,小管子里的水就会向锯片两边喷洒,这样在锯木头时,锯片不会发热。

有时候我们遇上锯有松油的松树时,尽管水喷在锯片上,但锯片还是发热,这时候,锯板工人就要抱着木头往后退,待锯片转速加快,再往前走,锯片再一次往里切割,如此反复,才能把松树锯开。

我们锯板工就怕遇上有松油的松树,抱着直径40至50厘米的圆木头,

要有牛一样大的力气的人才能抱起。锯不动,往后退时特别要小心,要脑子灵敏,反应要快。由于高度发热,锯片已经变形,锯齿不会顺着原来的锯缝转,而是往偏转,如果脑子反应不快,木头就会在锯齿飞转的力量冲击下把人撞翻,极有可能把人撞得严重受伤或失去生命。因此不能死死抱着木头,而要眼疾手快,人往左边一侧身,双手随着侧身,顺着木头往后冲击,放手,让木头自行往后撞,人躲开了木头的撞击。我曾多次这样操作,不是我有多聪明,这是求生本能。

当然,我们一位同事反应不及,木头把他撞倒在地上,受伤了,幸好他抱着木头往后退出好多步,冲击力才减少许多,没伤得那么严重。

锯板时,下手——接板材的那个人,一定要专心,不能有丝毫的分心,一分心,他手里的扎钩若没有扎在木头上,而是扎在锯齿上,这扎钩随着锯片高速运转,飞到上手这方,如果上手躲闪不及,他的脑袋不是出血的问题,很可能会没命。

我躲过多次。有一次,对方没睡好,打不起精神,他的扎钩未扎在木头

上,而是扎在锯齿上,扎钩随着锯片飞速转动,朝我砸来,我的头往左一侧,扎钩把我后面一堵墙撞出了一个洞,如果我躲闪不及,就要砸在我脑袋上。陈师傅得知情况后,把那个下手骂了一顿,说:“一上工作台,就要聚精会神,否则会出人命,上手的生死由下手掌握,谁也不能分心!”

我在这个锯板岗位上锯了5年,没有出一点安全事故,最多换锯片时,与对方一起抬锯台板,对方没有协调好,才被台面压着手指。

后来一位在乡政府工作的好友来看望我,他站在我车间里看我们锯板,当看到在柴油机的隆隆声中,飞转的锯片闪着寒光,看着我抱着大木头在飞转的锯齿里慢慢往前,他吓住了。

下了班,回到家,他对我说:“你要尽快调离工作,不要在这个地方干了,太危险,一旦出事,不是生命危险,就是伤残。”在他多次劝说下,我离开了那个岗位。

要是现在让我抱着大木头锯板,因已没有了以前那种勇气,我心里一定会胆怯。

六月里花儿香

怎么仔仔细,常常出些不该出的差错。因此,学校挨骂、回家挨揍就在所难免了。

可是离开了妈妈,离开了家,寄人篱下的生活让我突然乖顺起来。大舅和大舅妈并没有虐待过我,连呵斥一声也没有。可那时的我已变得非常敏感,常常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压力笼罩在我的头上。我清楚地意识到大舅家不是自己的家,我不能随心所欲,不能讨人嫌,更不能犯了某种错误而被大舅赶回乡下去。表妹才比我小两个月,清早,她赖在被窝里睡懒觉时,我则早早起来,拿着比我还高出一头的大扫帚,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。饭后,表妹歪在舅妈怀里呢喃撒娇,我则拿了自己的饭碗,跑到水龙头前冲过去——没有任何人要求我这么干,一切都是我诚惶诚恐主动去做的。

我在那个二(乙)班里就读,好学生应该做到的,我全都做到了。可是因为我衣衫的陈旧,再加上鞋尖上的旧皮补丁,一位姓林的女同学总欺负我,她恶声恶气地骂我“乡下因”,一有机会便偷偷地抓我,掐我,把我的后背弄得满是指甲痕,我却不敢反抗,唯有忍气吞声、偷偷掉泪的份儿。

可是这却成全了我,我被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好学生。二年级第二学期开始,班里就把我列入了少年先锋队的发展对象。我跟着老队员们虔诚地

背诵“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,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”,心里充满敬畏。我们背诵得很庄严、很神圣,这种庄严和神圣感至今想起来依然如故。一位比我大一岁的老少先队员还认真地找我谈话,他侃侃而谈,一个9岁的男生竟如此能侃侃而谈。

我总是听,默默地听着,却一声不吭。我不是哑巴,也不是无话可说,我是怕我的乡下口音招人讥笑,再说他的健谈让我觉得压抑。我想他是遇见了一个最糟糕的听众,让他的精彩演说变得索然无味。大概说了三四次之后,他便问我有什么想法。我当时的回答只有四个字:“我才8岁。”为什么说这四个字?因为我们的语文课本上说:到了9岁,我们要参加少年先锋队。我想我才8岁,是不应该也没资格参加这个神圣的组织。

可是学校并没有在乎我才8岁。就在那一年的“六一”儿童节,我和几位小哥哥小姐姐站在大礼堂的讲台上,我的心跳得比鼓乐声还激烈,我的脸涨得通红,一位长相甜美的辅导员认真地替我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。随着一个标准的敬礼,我成了学校第二批光荣的少先队员了。

心中的阴霾渐渐散去,自信也一点一点地回来。那一首歌曲自然唱得更加畅达了:从新疆唱到珠江,从东北唱到西南,也和国际小朋友一起快乐歌唱……

花接木,由于古代文献散佚严重,加之口头传播的误差,许多佳作被误记为李白、杜甫等大诗人所作。

古代假借圣人之言,更多是出于文化传播、学派建构或政治生存的需要,许多伪作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学或思想价值,已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。而当今很多是为提高营销传播度,博取眼球,吸引引流,甚至个别还借用名人身份搞诈骗。罗翔就曾披露了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——很多人打着他的名义招摇撞骗,有人说是他的助理,接受他人案件咨询,收取高额咨询费等。

互联网以其在信息传递方面的独特优势,为伪名言的大量产生、迅速传播提供了生存空间,也为伪名言制造者提供了可乘之机。网络中信息没有顺序性,严肃性信息和娱乐性信息掺杂。信息的碎片化打断了人们连续思考的能力,人们滑动屏幕,前后毫无关联的信息被呈现在眼前,注意力稍纵即逝。而伪名言因其简短、针对性强、观点鲜明,往往能够在第一时间被注意、被理解,被认为具有转发价值。

面对泛滥成灾的伪名言,光靠名人本人或其家属的辟谣,显然远远不够,还需要社交媒体平台、权威机构和公众共同努力。作为受众需要建立起独立思考习惯,在转发名人语录前,多问一句“真的吗”。当更多人习惯质疑、求证,而不盲目轻信名人的背书,伪名言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。

上,而是扎在锯齿上,扎钩随着锯片飞速转动,朝我砸来,我的头往左一侧,扎钩把我后面一堵墙撞出了一个洞,如果我躲闪不及,就要砸在我脑袋上。

陈师傅得知情况后,把那个下手骂了一顿,说:“一上工作台,就要聚精会神,否则会出人命,上手的生死由下手掌握,谁也不能分心!”

我在这个锯板岗位上锯了5年,没有出一点安全事故,最多换锯片时,与对方一起抬锯台板,对方没有协调好,才被台面压着手指。

后来一位在乡政府工作的好友来看望我,他站在我车间里看我们锯板,当看到在柴油机的隆隆声中,飞转的锯片闪着寒光,看着我抱着大木头在飞转的锯齿里慢慢往前,他吓住了。

下了班,回到家,他对我说:“你要尽快调离工作,不要在这个地方干了,太危险,一旦出事,不是生命危险,就是伤残。”在他多次劝说下,我离开了那个岗位。

要是现在让我抱着大木头锯板,因已没有了以前那种勇气,我心里一定会胆怯。

我羡慕现在的孩子们,也衷心地祝福孙辈们幸福健康。“我们要学好本领,把身体锻炼强壮。”但有时我会感到,如今的孩子们都忙着“学好本领”,却忽略了“把身体锻炼强壮”。前不久单位举办了一次登山比赛,不少参赛的中学生都跑得吐了,瘫在地上了,甚至还有人晕倒了。家长们急了,救护车也出动了。想当初我们上初中的时候,跑步、爬山根本不在话下,去雁荡山那100多里路不但是徒步的,还肩挑着被褥和草席。农忙时,一天二十三个小时的割稻插秧,连腰都很少直一下。所以这以后的坎坎坷坷,风风雨雨,我们才能坦然面对,才能安然度过。

我隐隐地担忧那些在蜜罐里泡大的孩子们,他们缺乏挫折教育这一课,他们的腿脚会不会因是坐车而退化?他们的味蕾会不会是被山珍海味所异化?他们让人哄着疼着惯了,能不能去学会关爱别人?他们的综合素质会不会输给国外的孩子们?但愿我是杞人忧天。